

依法治国并非仅依“制定法”治国



学林漫步

□ 苏力

近年来媒体曝光增多的各种失德现象的背后,是一些人游移于法律与道德之间的行为。对于这类行为,法律上没有,也不可能具有非常具体的规定。我们应当从道德上批评这些现象及行为,但更应当首先理解这类现象,以一种务实的态度来应对这类问题,做一些可行且适度的努力。

中国正在面临着人类历史上空前急剧的社会发展和转型过程,我们遇到的许多问题与文化无关,可能更多的是整个中国社会的快速转型的结果。“文化反省”或“人心修复”不大可能解决这类麻烦。

例如,高铁占座者也不大可能是不知善恶好坏对错的人。觉悟对于绝大多数人包括绝大多数读书人的推动力非常有限。推动人们行动的真正激励一定是来自道理之外,常常是各种压力或利益,也包括精神性利益,如个人的自豪和光荣。王进喜当年说的,“人无压力轻飘飘,井无压力不出油”,这真的比读书人常说的反省、自省或觉悟等说

法更靠谱。当然,不排除有个人会像奥古斯丁那样,看了几个词,幡然猛醒,从此改邪归正,最终成了基督教的圣人,但这是奇迹,甚至是传说。绝大多数人的心是不大可能通过反思来修复的,而是需要各种精细、有效且系统的社会奖惩机制来规范约束和激励。

现代社会尤其在城市地区,由于社会本身已无力在陌生人社会通过人际反复博弈来形成秩序和维系秩序,国家必须介入而且急剧增强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

法律,即以国家强制力保证人们遵守的社会规范,是现代工商业社会最主要的社会奖惩机制。制定法因此非常重要,也非常基本。但法治却不能仅仅理解为狭义上的法律,即属于立法法规定范围内的以文字呈现的法律,或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适用的法律。这些法律显然不够。法治是一定需要其他社会奖惩机制保证的社会规范实践。

在特定意义上,可以称由其他社会奖惩机制支持和保证实现的社会规范为“德”,并因此可以借用传统中国的“德治”概念。以善恶为标准,通过社会舆论、内心信念和传统习惯来评价人的行为,调整人与人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行动规范的总和。这种“德”,有些是人们普遍遵守的公德,有些则是现代社会各行各业的人必须遵守的本行业的职业伦理或职业道德。在很大程度上,这类“德”属于广义的法,至少在功能上没有根本区别。

需要强调的是,这个法主要不是靠政府强制力来保证实施的,而更多应是由各种非政府的社会组织、机构、行业来保证的,其中包括传统的社会组织如家庭、村落和社区,但如今会更多由在现代工商社会中成长起来的各种工商事业组织机构来执行,也包括现代的学校。为了保证人员之间的有效协同,在所有这些组织机构中,都有严格的纪律训练、内部规章、行为准则,对个体有巨大的无可替代的现代塑造作用。这一点是当代学院派法律人必须理解和重新认识的。毛主席当年讲过,从老百姓到军人有一个根本的转变,其中很重要的就是这一点。这些行业或职业规范或纪律,其实就是现代社会不可缺少的社会规范的组成部分。

如今这种类型的努力正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技术变化在中国拓展。借助现代信息和计算机技术,在当代中国这个日益个性化的社会中,正在形成一种基于信息的准熟人社会,建立了基于分散的诚信信息对社会行动者的行为规训和校正。如果你在甲地欠了房租,在乙地就很难租到房子,或出租者就得承担更多风险;你在高铁占座,那么在一定期限内就会被限制购票乘坐火车;如果你欠债不还,就限制你消费。尽管“人肉搜索”听起来很糟,也曾引发了一些法律人的批评甚至法律的制裁,但网络以及大数据技术确实可能提供许多人不希望别人了解的信息,便于人们相互预判,便于相关者作出各种应对预案。学界对这一点应有所反省。因为,从理论和实践结果看,精确的针锋相对,严格的睚眦必报,既不加大,也不宽容,会是最有效地促进社会中每个人诚信和合作的策略。

以新的社会制裁来保证那些凝聚了社会共识的各类社会规范,应当是现代法治的有机组成部分。

(摘自《探索与争鸣》)

细菌也会丢垃圾

生活百科

□ 小云

几十年前,科学家就知道某些细菌会在内部形成球形的“小号”细胞,后者像气球一样,从细菌的一端钻出来,继而分离。这样的小细胞缺乏一些基本材料,因此并不能像正常细胞那样自行复制,也不能发挥功能。

这些小细胞的形成机理和它们的自然作用,多年来一直都是个谜。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研究人员最近首次证明,小细胞在细菌自我存活方面起着关键作用。他们发现大肠杆菌释放的小细胞内包裹着已经受损的蛋白质,把它们作为“垃圾”排到细胞体外,实际上是细胞的一种生存机制。

为研究这种小细胞与大肠杆菌细胞健康之间的关联,研究人员采用荧光标记物对蛋白质进行标记、跟踪,并在显微镜下仔细观察。他们注意到受链霉素等抗生素的攻击后,大肠杆菌中受损的蛋白质被集中到端点附近,包装成小细胞,最后从大肠杆菌的一端分离出来。

研究人员指出,在受到抗生素挑战时,小细胞发挥了它的功能,帮助细胞“倒掉垃圾”,以便对抗、存活。

近年来,有科学家研究采用小细胞作为分子药物递送系统,以治疗癌症等疾病。在这些治疗中,会将载有药物,并标记了目标癌症抗体的小细胞注射到血液循环中。而上述的新发现有助于描述如何借用小细胞的自然进程,更好地运送药物的有效载荷。

(摘自《新民晚报》)

□ 周炳煊

年节已近,家家户户都有亲朋聚会,在美酒佳肴之余,有时也会不经意地打起“口水仗”,轻者影响聚会气氛,重者造成亲友齟齬,破坏节日和谐。

要避免“口水仗”,是否可以设定一个禁止涉及的话题清单呢?根本不可能!我们可以做到的仅仅是如何来感受别人的谈话和行为。

比如说,在饭局上遭遇别人的冷嘲热



□ 杨维立

手捧一本沉甸甸的相册,即将年满60岁的宿舍管理员金林君哭了。她心里清楚,这是学校和孩子们给自己最珍贵的礼物。2018年12月31日,是华中科技大学自动化学院韵苑19栋宿舍管理员金林君正式退休的日子,学院师生代表前去送别。两天前,她的一封题为《山高水长,我心永远》的告别信,刷爆了华中科大学子的朋友圈。

平平凡或不平凡的岗位上勤勤恳恳忙碌了一辈子,既有功劳,也有苦劳,单位搞一个退休仪式,表示一下感谢和不舍,也是人之常情。然而,在一些单位,职工退休时似乎总是很“平静”,有的是上班边填退休表格、拿社保卡,退休事宜办妥也就了结了,离开时悄无声息。

如何对待职工退休,反映一个单位的文明程度,也会影响单位的风气。美国教育家乔治·华盛顿·卡佛说过:“在

过节不打“口水仗”

你最爱的小辈,你曾经看着他(她)长大的人忽然就某个时政热点滔滔不绝,而你觉得他(她)讲得都不正确,那该怎么办?“不赞同,不争论”是最佳选择——因为争论无济于事,改变不了他(她)的想法,反而燃起“口水仗”。

经常旅游的人,往往在饭局上大谈其旅游的经历。但是过分炫耀会对同桌的其他人形成一种冒犯——并非每个人都喜欢旅游。我有一次亲身经历,某人大谈自己在阿根廷、智利的自助游,别人对他的谈话稍有不同的意见,他便声色俱厉,眼看一场“口水仗”迫在眉睫,我趁机插话,要大家评论阿根廷足球队在俄罗斯“世界杯”的表现,饭桌上不乏球迷,气氛顿时活跃起来了,那位“旅游迷”也安静了下来,埋头喝起了汤。

(摘自《沈阳晚报》)

文化记忆

□ 老舍

最怀念的,还是小时候的年。早起拉开窗帘举目望去,一夜之间,外面已成了银装素裹的世界。今年冬天雪下得少,似乎缺了一点气氛。这场雪的到来,提示着人们,年已经不远了。是啊,又要过年了,甚至能看到被大雪压弯的树枝也在抖动着春的喜悦。

过年,在感觉中已经有些遥远,甚至没有太多的期盼。在繁忙的都市里,在行色匆匆的人群中,年味越来越淡,有的时候马上过年了,才想起来。最令自己怀念的,还是小时候的年,虽然那是些久远的回忆,但一切又都是那样鲜活。

我的老家在农村。一到腊月,年的气氛就浓起来了。在村里的供销社,购年货的人络绎不绝。那些传统的年画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现在想起来是依然漂亮,那厚厚的纸,散发着油墨的芳香,在幼小的心灵里,已经把它当作是年的象征。

北方的腊八,是一年中最新冷的时候。它的特殊意义在于向年又近了一步。每天天没亮就会醒来,一想到要过年了,兴奋的睡不着。

村里的老人们开始对小孩子们说:“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过年。小孩小孩你别哭,过了腊八就杀猪。”孩子们嘻嘻笑着,欢呼着,跑走了。那个时候,并不是所有的人家都能杀得起年猪。而杀了猪的人家都要安排一顿饭,招待一下村邻亲戚。我们这些小孩子吃不了多少肉,就是个热闹,屋里屋外地乱窜。

那个年月伙食很差,平时就是苞米面饼子、小米饭,连面食也吃不到。所以过年对于我们小孩子来说那是个解馋的好机会。除夕的前几天,母亲便开始忙着蒸年糕、蒸馒头,前一天才会用大锅炖肉。我则站在锅台边,紧紧地盯着锅,闻着那飘出的香气,不知不觉口水已经流了下来。母亲在旁边看了,便会掀开锅盖,用筷子扎出一小块肉放在碗里,我伸手就拿,顾不上烫嘴,狠狠地咬下去。

我喜欢啃冻梨,吃时发出的“沙沙”声,

那白白的梨肉带来的酸甜,总让我回味无穷。当然,也只有过年时才能买到梨吃。

有一件小事很是难忘:那次母亲买来了冻梨,放在了储存杂物的仓子里。我便偷偷地盯紧她,直到她进了屋子。我一溜小跑来到门前,小心翼翼地打开仓门,钻了进去,把仓门关好,掏了一个梨子就啃。不一会儿母亲进来取东西,一下子看到了我,我竟然有些不好意思,她却笑了笑,拍了拍我的头,没有说什么。吃晚饭的时候,弟弟还在问母亲:“梨什么时候买啊?”我在心里说:哈,我已经先尝到了。

对联也是过年不可缺少的重要物品。那时候的对联和现在不同,都是买来大红纸请人书写的。父亲的书法很好,是我们村里知名的先生,所以到我家来求父亲写对联的人都排成了队,过年的这两天是父亲最忙碌的时候。我在旁边看着那黑亮亮的毛笔字写在红纸上,有说不出的羡慕。当红红的对联贴到墙上门上,那个喜庆啊,年的气氛立刻就出来了。

小时候的我喜欢穿新衣服。除夕的头天晚上我会把新衣服拿出来,翻过来掉过去地看,想象着明天就要穿上了,那个高兴啊。一年到头能穿新衣服的时候是很少的,一般都要到过年。睡前早早地把小脚洗干净,把新鞋、新袜摆在床边看着,后来就睡着了。有时做梦,虽然不知道自己当时的表情,但小脸上肯定带着甜甜的笑容。

除夕也叫年三十,家家张灯结彩,人人喜气洋洋。在那个年月,恐怕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能看到大伙的脸上洋溢的笑容。除夕一大早,我就被鞭炮声从睡梦中惊醒。父亲也会在我们的耳边说,快起床吧,过年了,早点放鞭炮。我们便一咕嘟地爬起来,穿好新衣服、新鞋,跑到外面放鞭炮。然后等待我们的便是饭桌上香喷喷的

过年

每个职工都该有动人的退休仪式

金阿姨的退休礼物有着特殊意义。学生们两周前就开始准备,从06级到18级,近200张照片发到自动化学院本科15级辅导员汪昭手中,不少人是从北京、上海、广州、香港等地发来的,算上合影,照片里有近千人。情深而意重,温暖了金阿姨,感染着其他职工,也给广大师生带来了尊重普通劳动者的正能量。

细想来,一个人从入职到退休,在



(摘自《北京青年报》)